

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八

秀水沈國元述

乙未

萬曆二十三年

月日未

知是

正月議日本封事時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未諭存亡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銜賞賚有差

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准授都督僉事已總督傳諭行長語枝梧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証與小西飛稱國王爲信長所弑互異乃與遠鎮都御史李化龍疏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紿

探中情事

以爲不用

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連論燕將計。時封使已發。竟不從。偵倭坐營陳雲鴻報熊川島倭船三寸六號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信封事必可成矣。出征東考

二月會試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位。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劉元震。充主試官。取湯寶尹等三百人。

會試前一日。有舉子夜夢見服一人坐殿上。召之入試。試目一紙。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定。與易水生爭逐之。爲彼先得。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牛金所生。合爲司馬。

牛恭默思道是訖言其年會元湯賓尹則易水生也大
物固是天定信哉前小

三月廷試賜朱之蕃湯賓尹孫慎行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蔡復一吳案劉步林朱光祚胤葵喬林欽棟劉尚
質俱年少未娶而官僅十七尤奇何宗彥劉一燾俱
入閣孫如游尚書

考選庶吉士十八人高承祚何宗彥白瑜黃志清孫如游
陳之龍劉餘澤郭潛俱祺劉綱南師仲趙川光朱延禧鄧
士龍劉一燾梁有年林秉漢顧秉謙以待讀劉元震劉楚
先教習

劉

得百之反
非山好亂
者掃成之

總督邢玠乘傳至蜀中察永寧西陽堅馬千斛皆與龍通
姻媾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爲仇讐計先剪其枝黨以撤曉
譬應龍大畧稱引李劉王果事宜國威稜龍來當待而
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若早爲計吾不而欺也
當是時七姓惟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閹匿其間又
幸龍反因以爲利縣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詣龍所
問狀檄撤綦江烏江兵諭秦民勿援龍漸有悔心矣會水
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
臣趨應龍就吏得費畢時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世好
心疑之疆臣益自厲奉札至播招應龍低回久之而驛報

應龍所
急在秦民
亦所深恨

重慶王太守且至，王太守士琦多大器，總督特檄請其
趨應龍安穩聽勘。太守屬綦江令及經歷李應春、游擊吳
文傑前往宣諭。應龍乃令其弟兆龍等至安穩，治郵傳，儲
餉郊迎，叩頭致餉資，餉率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
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多秦民也。使君幸枉車騎臨
勘地也。即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周，泣
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比安國。京國亨其亦被
託懼罪不出界上。今安穩乃綦江所部，地廣大，請治公館，
執罪人及罰金獻庭中。太守爲請，總督委兩贊畫及道府。

並以七月廿四日詣安撫應龍因服郊迎蒲伏傳獻黃元
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夷法得論贖輸四
萬金助採木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
追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
馬欲緩應龍文罔專事東方

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蜀兩臺因議以黃平草塘白
泥餘慶重安五司暫改屬黃平倖故事黃平倖治獄訟賦
稅而五司襲替貢馬表箋須宣慰印符宣慰多以此難五
司故也初川東兵備巡播州段最土吏給事中陳尚象疏
如舊便總督請于桐梓安家丁山赤水間設撫夷同知東

巡司移置松坎並允從論功賞賜總督那玠以下金

加玠右都御史歸朝重慶守王士琦即涇川東兵備使

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悛每念五司七姓奴

輩若我必盡刀俎釋忿而次子可棟尋死重慶則益心痛

分遣夷目置關據險偕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搜戮

奏民劫掠屯堡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摧鋒各硬手州人

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于是諸苗人頗爲之

出力矣

出征
瑣考

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

奴兒哈赤修姓故

枝那也其祖叫場塔塔失並及

于阿台之難乃走（一作）東方新北侵張海色失諸酋（一作）盡
食之會色失爲孽侄英革仇殺往投奴酋搜戮無孑遺
張海等因奔海西南開都督歹商是時海西北開遺孽
十寨那林孛羅方連西虜以兒鄧等攻歹商急奴兒哈
亦以歹商匿仇并連那卜二酋圖歹商朝議諭歹商
歸海約婚奴酋罷兵是後奴兒哈赤亦時時于撫順諸
堡送所掠人口（一作）自結于漢居頃之有住牧木札河部夷
克五十等掠柴河堡射追騎（一作）揮劉斧走建州宣諭
奴酋即斬克五十以獻乞降實又因貢夷馬三并述祖
父與圖王杲阿台有殉國忠今復身率三十二酋保

凡歷禁
處當用
仙不真
管家

塞且鈴東建州毛憐等衛驗馬起貢請得陞職長東夷
時開原參政成遜遼海參政果在庭會查本夷原領勅
二十道係都指揮伊祖父爲鄉導勦王果後並死兵火
良然今奴兒哈赤屢還漢人口且斬克五十有功得陞
都督制東夷便總管侍郎張國彥以聞 報可是時萬
曆十七年九月也奴兒哈赤既竊名號夸耀東夷則勢
愈強後三年倭陷朝鮮 中朝徵兵檄如雨貢夷馬三
引乃稱建州與朝鮮錯壤奴酋忠義控弦數萬可檄征
倭報効不果而奴兒哈赤方與那卜二酋構會那卜二
酋殲及商則併計 大明祖被擒請勦亦梟罷然奴兒

哈亦竟短卜寨旋以以塞以至是得加是秩視王台時

矣。出坡州
女自志

丙申

萬曆二十四年

正月先是東封之使久稽觀望詭傳不一至是方抵釜山而沈惟敬又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翠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陰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故統袴子誅親從言倭叵測四月三日乘夜易服奔印勅遁遠撫鎮馳奏併報惟敬就縛止遣問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誠揭倭情無變改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罷封

上責規避抗違下御史曹學程于理竟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銜爲副惟敬因得舞智揣摩巧完封局弄司馬

廣寧苑

出征
東考

七月楊應龍肆逆，劈餘慶土吏毛雲乘棺，磔其尸，又掠石阡都壩焚劫餘慶草塘二司，遍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已又遣龍引兵圍黃平，殺及重安司長官張熹家。出征
東考時奴兒哈赤附貢夷稱奏總五十三酋捍虜勞苦乞折賞，及援董狐狸例懇蟒段加賞五百兩，下部咨議。出建
州考是年輔臣陳于陞卒，謚文憲。

丁酉

萬曆二十五年

正月湖廣苗變，寶慶府城步縣護印照磨梅蕃作條議撫苗方畧時城步去任元知縣，因丈苗田，致苗叛，息苗經請詳捕獲崗苗雷晟聰藍進梅監候，另捕江通海寧聰候歸結間，元知縣遂因苗變改官，諸苗恐有擒勒之禍，而當事者紛紛無定，乃條上曰：看得城步縣乃楚之西南絕徼，控五崗四十八寨之阨口，苗夷環繞，僅西北通武岡一路，縣民所居不甚輻輳，大都苗居十九，民居十一，若其地產之利，苗獲十九，有餘民得十一，不足考之賦稅則民又十倍于苗，雖苗之戶口田糧載于冊版，同歸天庥，然苗田從來

覓其清丈根米惟任自相耕辦曾未問其孰申孰乙孰多
孰寡即諸苗多有自相轉賣者亦未問其誰盈誰縮也苗
糧舊額一百八十餘石續因洪武永樂景泰天順等年諸
苗屢次猖獗累經調兵剿平然糧額漸減僅納至八十石
而所減百石之根悉派于七里包賠竟不取足于苗至萬
曆二十一年始得議免寧為七里豁除終不科之苗此明
借八十石之根為抵廢之制耳苗岡之境苗民均便外逼廣西古田
天水一帶皆散苗盤據出沒為祟嘉靖三十八年沒入城
步險城劫庫比得本處崗寨諸苗追戮殆盡幣金全歸散
苗至今不敢東望朝廷念其微勞定為三年五年大賞

小賁之格所賞甚微而苗人攜老挈幼赴縣叩領拜忭稱謝未始不欽遵王法此益徵制馭之妙用竊席之定效

也近因元知縣進崗丈田崗苗雷成聰糾黨阻丈厲詞惡態體統掃地但肇禍之端寔開自縣民薛思祖等當時下城步浮糧三十石原經攤入七里代納以抵下城步增納條銀之數乃薛思祖等倡爲告謠浮糧之說科歛七里鄉愚使費後事不行銀皆侵破無以辭于七里又復創爲民買苗田避重就輕合行清丈作數以抵下城步浮糧元知縣遂然其說不知此乃薛思祖等借公行私更圖挾詐客民之買苗田者或丈或免任其開報名曰敬忠寔則謀利

而李進安等又從吏引導遂致元知縣深受窘辱而雷晨
聘之阻路撓丈誠有授之以意者蓋典苗田之人盡皆本
縣吏胥及寄籍客戶元知縣既欲清丈起科以抵浮糧而
典田者惟恐不利于已乃激苗以回贖糧累之說雷晨聽
等遂倡衆關阻元知縣既已改官而啟發造謀者竟令漏
網何哉至如江通海監進梅並置之阻丈行兇之列似屬
以馬牛安得不令嗷嗷乎近日羅再楨羅米清越崗岡許
晨聰之家以致被執寔再貴之所自召且雷進金已認放
歸而再楨風清自不欲出此犬羊之性不可以理諭者祇
初到城步之時正羅再楨被執之日雷晨聽監進梅妄意

原唐軍官
也其印特
字號面縣
號以版金
地方保全
物命爲念
以說元今
何如哉

出獄紛紛訴詞羅再貴又與羅進金等勾勾求勝每日帶
刀入城進縣告投欄牛一崗苗根不見如明完納及明白
開諭曉以禍福漸覺稍稍相安苗根俱已完倉覺其惡態
盡消所以不敢申報者正恐張皇視曉買田之衆又生事
端益起苗疑急則圖圖生變且據雷進金藍進梅近日所
告之詞迥與前日懸絕但欲求出毫無異言竊恐事久不
決疑畏益生縣獄防閑久疎虞有出押之患當責令雷進
金楊再聰放山羅再禎等二人仍令江通海自出投到曉
勘况苗非我類可以德感難以專任法制賊步邊徼小邑
土瘠民貧武備廢弛難與戰守萬一崗寨糾合而來蹂躪

再征日本

在所不免。稱兵勦伐，必至殘命傷財。收拾之難，萬萬倍。惟
當察止戈之議，擴祝網之仁，矜其無知，宥其既往，俾得渠
魁自獻，不勞攘擾甲兵，豈特諸苗沐再生之德，而一縣人
民亦可以帖于衽席矣。出禮記

二月，復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說報去年六月十
五，從釜山渡海。九月二日，于大阪受封，即以四日回和泉
州。然倭責朝鮮三子不往謝，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
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濟草，前折川豐
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莫副總兵馬棟報清正
業擁二百艘屯機張宮。方亨始直吐顏末委罪，惟敬并木

諸封豷臣
平秀吉小
西義春開
豐臣氏
登臣家康
等逃竄也

經年不
涉一經

兵前後手書進 御覽而惟敬辱 國及本兵彌縫罪狀
未 旨勅如律。于是以總督尚書邢玠經畧府貴從延綏
改備倭爲大將軍而經理朝鮮特 勅參都御史楊鎬天
津亦開府申警備。

初惟敬本一無賴石司馬誤中其游說借款息兵意雖
爲 國而堅于持議遂警通國之言藉口省餉盡徹戍
兵欲倚小人成功難矣封使久羈亦稍稍疑數遣心腹
偵探復飾詞迷懷自甘欺罔至欲媚

上以珍珠爲犒防東廠官投漏言此真老而天奪其魄惟
敬小人何所不至今早如遼督撫言罷遣而劉綎吳惟

忠等防戍不盡撤亦何至。諸張潰裂也。大臣謀國惟公。與虛難矣哉。蓋前後凡七年而邢司馬奏殲倭海上。

出臣奏

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

五月九日麻將軍貴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綠東發所統兵止萬七千人請濟師經畧疏請募兵川浙并調薊遼宣大山陝兵朝鮮惟開山水兵一枝稍勁請益調福建吳淞水兵而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防剿與麻貴各建牙麻將軍密報候宣大兵至乘倭未備先取釜山經畧謂一取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此奇着快人而勢未可乘初擬楊元吳惟忠分屯全羅之南原慶尚之大丘慶州大將軍駐

說水陸
六其形

王京居中調度而南原城北盡樵芻不遠要尚一道半爲
賊據孤軍難入乃檄楊元趙簡整理南原吳惟忠扼忠州
七月麻將軍至碧蹄計至王京去釜山千四百里而南原
忠州並相去數百里勢難趨搗且行長營釜山清正營西
生浦如破釜山陸路必由梁山梁山西北有峻嶺止容雙
馬路險絕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二處皆咽喉地
倭並伏勁兵水路必由巨濟加德安骨三處亦咽喉加德
安骨有倭船鱗次巨濟尚無兵屯此應先提恐一過梁山
三浪江倭水陸各一枝在梁山東西扼險吾後無應援再
益以機張等兵自東來益不可當如破清正陸路自西而

東則由東來機張自北而南則由慶州蔚山而歸東南大海西北山嶺稻田止可用步兵水路必自東而西由長湍昔浦開雲長等水兵極單弱係所依者水而水戰不利正兵須東西各水兵一枝牽其回顧陸兵方可衝突仍一軍屯南原捍全羅一軍屯大丘扼慶尚一軍屯全慶中如善忠宜寧爲中堅然後分向釜山機張兩陸路水兵東西兩面齊發此正着而兵糧不齊難輕動賊聞

上諭與經理圖進止大學士張位等請于開城平壤開府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東爲王京島嶺之援因山鼓鑄以資軍餉又言招南兵不若求南將傳示朝鮮其王虞

中朝吞併乃疏稱朝鮮舊有三城、漢城、開城、平壤也。今並殘破所居漢城亦荆棘未除、小邦形勢全慶二道爲重慶尚門戶、全羅府藏也、無慶尚則無全羅、無全羅則雖有他道終無所資以爲根本、斯乃倭所必爭、我所必守、倭若據全羅則遠之西海一帶近之珍島、濟州皆爲窟穴、縱橫無所不通、便風一二日抵鴨綠、卽開城平壤不足爲固、往在壬辰倭陸抵平壤又從水犯全羅、竄出西海、幸舟師扼于開山島、今倭據慶尚左右道而釜山西生浦爲其巢穴、對馬釜山間海釜數百里爲其粮道、得于慶尚要害設險屯積兵餉、時以輕兵相機攻剿、從陸地以蹙其勢而又以精

元國勢
可什

韓鍾卒出沒海上，邀截其後，廢幾有濟。若屯田則地土曉
曉終不如南方，議遂寢。

六月，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等窟，放火
劫用。繼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過梁山、熊川，
初流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宜寧與倭公揆事不諧。
倭舉足入倭，經畧向切齒，謬爲慰藉，惟敬漸移南原，去岑
山七百里，經畧卽以屬楊元先，假更換，撤其營兵，後惟敬
聞

丁元國勢
可什

上罪石司馬，而倭酋平調信益兵進犯，乃爲起宜寧會行
長之說，曉欲走倭，調信果以倭五百來迎，楊元聞卽襲之。

開山一舟
倭勢猖獗

之懼。敬執而倭器導始絕。倭已奪梁山。占三浪。則遂入慶州。侵開山。

七月十五夜。襲米川島。統制使元均風靡。遂廢開山要害。倭駐巨濟。開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右障南原。爲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我水兵止漸三千。甫抵旅順。經畧微且哨且行。赴開山協守。開山破。則守王京以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

八月十二日。倭圍南原。守將楊元本債帥無固志。十六夜。倭猝乘城。元驚起。帳中跣足遁。時全州有陳恩襄。忠州有吳惟忠。各扼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相犄角。恩襄初

并燬無斗糧及勘十里外山寨中多貯米粟弓矢蓋朝鮮
置我兵甚于倭不欲在州遠貯山谷者恐倭至反爲寇助
也南原告急愚裏儒不發兵聞已破而州民爭竄素城去
麻將軍惡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裏合兵屯公州倭遂
犯全羅逼王京王京爲朝鮮八道之中東隘爲烏嶺忠州
西隘爲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
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將軍日夜遣笈通我師防倭暗
襲而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由烏嶺出
忠清道遮賊鋒經理身赴王京躍馬諭以死守人心始安

京省主試官順天中允全天叙修撰焦竑應天諭德朱國祚中允葉向高浙江編修楊道賓吏科給事中戴士衡江西編修董其昌戶科給事中程紹福建編修劉日寧兵部員外黃煒湖廣編修馮有經兵部主事馮上知河南尚寶司卿蔣春芳兵部主事李長庚山東吏部主事錢養廉工部主事沈朝煥山西光祿寺少卿何倬大理寺評事石九奏陝西兵部主事田立家中書舍人吳仁度四川刑科給事中李應策中書舍人侯執躬廣東戶部主事鄒原岳行人陳嘉訓廣西工部主事張宗孔行人汪若霖雲南戶部主事王大合行人沈時來貴州中書舍人鍾光斗

議。加南京監生中額十名。不爲例。是科薛元徐光祿德孫
進士入翰林。少詹兼監察御史。管理練兵。多所建白。時未
運用。

順天場中取士。文多奇詭。用老莊語。論者因言中有關
節。偏坐副考焦竑。調福寧州同知。中式致人。亦被革職。
然皆高才博學。文奇僻有之。而關節未也。至庚子科中
條議科場事宜。亦及此。謂宜以維經論。而不宜旁及無
根。且正者已自認難議。而偏坐尤非。誣漸白。出三

九月。副將解生游擊牛伯英頗貴。于稷山水源設伏。各有
新獲。參將彭友德等亦報追倭至青山。獲級百十六。軍器

不無亦好

益振經畧乃移卽中董漢儒屯義州海防使蕭應官走三
壤又聲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旦暮至福廣浙直水兵
直搗日本倭聞風遂不敢進行長奔井邑離王京六百里
清正踰竹嶺奔慶尚離王京亦四百里

十一月經畧渡鴨綠二十九日抵上京共議進剿而所謂
宣大延浙諸勝兵並集乃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解
生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特監軍爲御史陳效

土復賜經畧尚方劍重事權經畧司令麻將軍同經理論
左右協自忠州島嶺向東安趙慶州專攻清正恐行長自
爾來援令中協兵馬近宜城東援四協西扼全羅援倭天

出五福寺橋馬與素五百同朝總代營由承安金鳳橋
而下大張旗鼓詐攻順天等處以牽行長我師陸路糧
獨水兵屢數不至既大聚兵經畧與麻將軍于十二月二
十日會慶州探倭屯蔚山蔚山之南長山並不甚高而賊
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案其陸路則山彥陽通釜山麻特
軍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令中協高策吳惟忠
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又遣右協盧繼忠
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于二十三日從蔚山進攻源
擊糧寨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百餘倭盡奔長山于前
連築三寨翼日游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

是役功蓋
就夫而以
金皇領賜
款戶

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復出，島山脈勢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自倭艱水道，餉難繼，第圍守之。清正可不戰縛也。經理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夜，倭至，嚙紙充餓飯。先用礮者，倭從隙用礮發命中，彈皆碎鉄爲之，中多疊雙，敗我師稍怠，佯約降，殺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釜營，止還。銳倭三千，虎張幟蔽江上，頃之，經理聞報，卽倉皇撤兵。倭襲兩協，棄輜重無算。經畧乃移各兵回王京，圖再舉。而贊畫主事丁應泰、臧勅、經理楊鎬喪師黨欺。

上罷鎬，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往勘，併勅大學士張位、周任以位密揭薦鎬，李情破倭，今乃朋欺，債事故也。

出東
經考

時應龍降合江索其贊表于升建城下，贊謂之。①居註
宜據司王舍馬于駟入橫先是于駟母單與應龍私，單寵
于駟謀奪長子于乘爵于是駟應龍次女爲繫援因緣朋
好所從來矣。出續州考

黃鶴樓雄峙武昌，是年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鶴
之磯民淘骨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慮
我撼繩鈴憲上我其人入見前人感傍有大穴有火光
俄一人冠方山冠着絳袍持刃來逐之其人大呼撼鈴
起駭幾成甦爲人言如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
滿有狐從漢陽門入陰雨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狐

蛇大闘後、龜蛇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
事興、全楚被擣死及過死者不可計、其後民殺其黨與
幾千人、明年諸宗擣金之變起、殺一大臣、王子伏斧鑕
者數人、

出桑
結

海外有浮提國、其人皆飛仙、好行游天下、至其地、能言
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其人樂飲酒、無數、亦或寄情
陽臺別館、欲還其國、一呼吸頃、可萬里、忽然飄舉、此恍
漾之言、然萬曆丁酉年、葉侍御永盛按江右、有司呈市
上一群狂客、自言能爲黃白事、極欲娛樂市物、甚侈、多
取珠玉綺繒、償之、過其直、及抵暮、此一行入、忽不見、

期。其。達。旅。承。義。則。無。一。有。出。早。德。來。其。惟。之。請。得。大。搜。索。
葉。不。許。第。呼。召。至。前。果。能。爲。江。右。土。語。然。不。諱。爲。浮。提。
人。亦。不。謂。黃。白。事。果。難。爲。也。手。持。一。石。似。水。晶。可。七。尺。
許。置。之。于。案。上。下。前。後。物。物。入。鏡。中。極。寫。毛。芥。又。持。一。
金。錢。小。函。中。有。經。卷。烏。楮。綠。字。如。殷。若。語。覽。畢。則。字。飛。
願。持。此。二。者。爲。獻。葉。曰。汝。等。必。異。人。所。獻。吾。不。受。然。可。
送。出。境。無。惑。吾。民。各。叩。首。而。去。出小

戊戌

萬曆二十六年

正月東征經畧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爲持久計

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而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鎬或語經畧朝鮮地。里。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爲。戰。守。經畧然其謀分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剿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沿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機張在在屯兵

兩嶺蓋山爲樞本西路則行長嶺聚林曳橋建堅砦數重
連嶺天壤與南海管相望負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石
曼子接泗川非特晉江南通大海爲東西聲援薩摩州兵
剽悍精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繫重
經畧德島山之失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而

中路李如梅尋調遼帥以董一元代

出東
江考

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掌院事禮部侍郎曾朝楫
克主試官取顧起元等二百人

三月廷試賜趙秉忠邵景堯顧起元等及第出身有差

考選庶吉士二十一人黃國鼎張文光楊文藻丘禾寔洪

瞻祖趙師聖周道登溫體仁李思誠楊希聖胡賓臣何如寵張邦紀周如磐張以翔黃陞王毓宗張光裕盛以弘孟時芳曾舜漁以禮部侍郎曾朝樞教習

先是御史喬璧星請改試期故事三歲開科八月鄉試明年二月會試至元仁宗始定從李孟之請也入國朝御史喬璧星監試以舉子重裘以進便于懷挾請改三月用單夾衣則宿弊可清李廷机駁之曰如此則四月十五日殿試日煖如何操筆又其甚者不暴殺舉子耶衆閤然一哄遂寢

時張鳳翼有會試移期議一篇謂會試期移在三月其

在觀東後從舟可省糧二便于雲貴主子。
正親衣裘防閒甚易四磨錄無可凍之苦五歸家無開
河運舟之阻喬壁星之疏止得其一而未悉也。山小

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劉綎通行長營挑戰奪倭橋斬級
九十二驅入大城陳璘舟師協堵擊燬倭船百餘麻貴抵
蕲山與清正對壘據險割其糧稻林溺甚多董一元進取
貴州拔望晉乘勝渡江南連燬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
州老營鏖戰下之游擊盧得功殁于陣得級九十二前逼
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爲濠海艘泊寨下以千計
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中通東陽倉

又先登

十月十一日董將軍一元分派馬步協攻步兵游擊茅國
器彭信古葉那榮三營前攻城騎兵游擊郝三聘馬呈文
師道立柴登科四營後應步兵游擊藍芳威攻東北水門
副將祖承訓殿攻圍自辰至未彭信古川大槓擊寨門碎
城垛數處步兵齊至壕砍護城欄湧入忽營中槓破火藥
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騎兵先潰遂
奔還晉州經畧查叅 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徇彭信古

又先登

等克爲事官董一元韋官銜降府職三級各戴罪立功而
朝議以師久無功洶洶撤兵大學士趙志舉請令總督歸
鎮制處以東方事專委新經理高世德量留兵將分有

劉將軍部力戰。科達集議。與科達等。事。中。集議。悉。備。更。至。
東。清。等。既。爭。乃。寸。意。進。剿。曾。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
吉。七。月。九。日。死。各。倭。首。業。有。歸。意。我。師。因。水。陸。乘。勢。夾。擊。
十一。月。十。七。日。五。鼓。清。正。發。舟。先。遁。麻。將。軍。賁。遂。入。島。山。
西。浦。劉。將。軍。艇。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獲。級。
百。六。十。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遇。陳。將。軍。璘。半。洋。邀。戰。行。
長。乘。小。艇。倭。泊。露。梁。尚。數。百。艘。氣。甚。惡。陳。將。軍。璘。統。蒼。曉。
船。追。擊。并。熱。死。石。曼。子。得。級。二。百。二。十。四。水。為。赤。副。將。鄧。
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臣。衝。鋒。陣。亡。南。海。蕩。平。倭。遁。錦。山。

感焉。

出征
東考

千古奇事

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沈香一段。把翫良久。曰。宛似人頭。愛護之。每入夢。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爲一。後死于倭。載尸歸。失其元。取香木雕爲首。酷肖。子龍善戰。能盡其才。亦一時名將。乃存時。僅一偏將。屢爲言者所攻。世之不善容才。乃爾。沉香其殆憐而先知。願與作伴。作面目乎。異哉。

出案
錄

董將軍一元。報據浙兵游擊茅國器。稱參謀史世用。持經理諭文往。有石曼子用事。郭國安內應。石曼子聽諭先撤。

各縣清東河始結局云捷府。

上獲降金十萬兩，餉資丁應恭再疏賂倭賣國。

有大難

上念將士冲冒矢石，特論優叙。應恭回籍聽勸，東征勦功。

賈給事中楊應文

東在

時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倭，楊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
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調原
秦營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襲執
指揮陳天龍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慘戮以殉。今
諸苗對父奸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木，盡射笑樂，或燒蛇
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巡撫貴州

孫思之
亦通天矣

都御史江東之疏請防禦。詔令擒獻惡目正法。巡撫四川都御史譚希思御史趙標請于合江綦江各置游擊一員合江募兵千二百名扼岡門綦江募兵二千名扼安穩部覆如議。補別

安南進代身金人。篋用囚服面縛。是年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爲立而肅容狀。閱驗嫌其倨。令改篋。俯伏焉。錫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

按進金人代罪片。蓋藝文所以戲唐太宗者。我朝宣

德中用之。黎利仍陋習件。諸大臣其未之改耶。出小

瓊州士子赴提學試涉海甚艱嘉靖二十六年沒者數百人臨高知縣陳埏與焉并失縣印其考貢之年地遠不至者亦不復補

神宗初卽位王忠欲先生瓊之安定人也入館卽請于

朝以備兵使者攝之得允瓊士德之又建書院捐學田立鄉約保甲之法兵使者通行一府地方以寧鄉人共建生祠祀忠銘題曰崇報忠銘不敢當乃祀贈公而忠銘附焉吁爲德于鄉而食其報若忠銘可以永矣

按忠銘諱弘謨質直忠厚工詩及書湛于名利幾人相矣有阻之者終南京禮部尚書先已丑與許文穆公主

會試時會元陶望齡狀元焦竑館選二十二人忠銘即
以是年南行至戊戌再起以考滿入京門下士在京正
盛迎于郊外二十里有四衙門而下凡八十餘人極一
時勝事得士報君若忠銘者卽不入相其何憾

水平
座記

勦擒

再敗于飛
練

始生勦

巳亥 兵部二十七年

二月議大征播時黔撫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勦楊應龍遣子朝棟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奔獲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岡誘罷我師藏之楊國柱罵賊不屈竟脅跪斬與經歷潘汝資等俱歿于是黔撫臣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征勦

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陳董三帥並撤回以李承勛充禦倭總兵暫留戍萬五千

獻俘

東坡先生集

卷之三

人前後生擒倭六十一、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泉璫傳九邊。

是日天氣清和、獻俘禮成大司寇蕭大亨領左右侍郎出班奏事、長身偉貌、燁燁有威、時

上御午樓、朝曦正耀、蕭跪御道、兩侍郎夾之、首僅及肘、致詞、先述官銜名姓、及左右侍郎、并請犯人某等、磔斬、未云合赴市曹行刑、請旨、凡數百言、字字響亮、舒徐宣畢、俯伏。

上親傳拏去二字、廷臣尚未聞聲、左右勲戚接者、二遍爲四、乃有聲、又爲八、爲十六、漸遞爲三十二、最下、則大漢

將軍三百六十人齊聲應如雷矣

出小

五月總督郭子章馳至蜀卽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粵將士先檄總兵萬整自松濟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

六月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分屯赶水貓兒岡婁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永寧宣撫與貴州十七日游擊張良賢遇賊舊東溪頗有斬獲念一日黎明應龍督苗兵圍綦江城數匝游擊房嘉龍誤焚火磚反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龍率師巷戰蜀兵爭謀走水上乃先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次應龍

因劫令縱囚焚掠綦江失守則賊勢如出柙乘勢長驅討

半日可抵重慶重慶失則蜀門戶去矣而賊乃出綦江庫

字兩字同

舊師侯倉就食盡取貲財子女去老弱者殺之投屐蔽江

下水爲赤退屯三溪以綦江之三溪母渡南川之東鄉獨

其志可見

立石爲檣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檣故土統兵

清理遲回累日總督乃得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獲

奸細十六人沉于河分戍南川合江瀘州勢漸張賊亦遷

延不進初賊本無意射天徒以安忍猖狂既覆我師飛練

所恃在苗

則騎虎勢不終下益結九股惡苗及紅黑脚等苗負險美

兵然猶時冀我如往局曲宥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

葬并索奸奴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成都
兵甫出門卽欲投錦江亦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遠絕意計
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向總督亦謬作好語縻之
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張皇已

上聞破綦江追禡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爲民緹騎
逮兵備使王貽德賜劍懸賞嚴旨進剿總督益調沿江

南兵及武岡麻陽兵移粵西總兵陳璘改湖廣駐偏貴州

總兵童元鎮平越專侯大舉

出播
州考

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勘東征功次共四路擒斬倭二千二
百四十八宣捷祭告郊廟如例因題叙四帥首陳璘

次劉挺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破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
殫

上晉那玠太子太保蔭一子世錦永指揮僉事 賜金蟒
舊世德陞右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陳璣劉挺各加都督
同知麻貴右都督蔭一子世指揮僉事正千戶有差董一
元准復職仍並給金幣部使董漢儒王士琦梁祖齡等各
加賞并 賜兵部尚書田樂金蟒蔭一子入監兵科都給
事中張輔之職方郎中楊應聘並優擢再叙稷蔚功 賜
茅國器陳寅彭友德等金前經理楊鎬以原官叙用已復
念御史陳効殞命絕域蔭一子錦衣而弃師楊元通倭沈

惟敬先後弃市

出東
白考

合者分之
是物流變
之巧

八月陝西狄道縣城東五里地名毛家坡山長二百餘丈忽崩裂一半長一里其下冲成一池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又聞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至十八日遂崩

出東
志

十月劉將軍綖統兵至蜀總督亦就近移重慶而賊微聞上無意肆赦益結生苗大治扼塞以黔兵弱時偵諜黃平平越間總督前檄水西兵三萬守黔省斷招苗路

十一月應龍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然東坡欄橋楚黔路梗

已又出掠偏橋與隆鎮遠諸衛接取九股生苗平越新添黃平龍泉所在告急黔危于累卵總督以偏隆間東坡爛橋重安三處是楚黔滇要害一爲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滇不得出楚將無黔且無滇議置勁兵萬餘通道因疏叅黔帥童元鎮擁兵銅仁不前

上怒逗留草職立功以李應祥代而故總兵沈尚文且緹騎逮治也劉綎亦以赴師踰期充爲事官報効

上以楚地遼濶偏橋旣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視師廷推江鐸往是時徵兵廣至總督大頒賞格爲諭苗雜言廣招慰賊黨頗獲

時倭氛雖靖尚有留戍之議征東經畧疏稱留戍缺餉戶部尚書陳渠議天朝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萬折色四百餘萬朝鮮辦餉方可議戍刑部尚書蕭大亨議闕自秋清行二酉貳倭未能糾衆再來惟對馬窮倭苦難資生必肆掠况昔年釜山爲倭戶佳種似屈必爭計留兵萬五千歲費不下三十萬應從長計處而廷臣議留十三議撤十七、

倭去王京屯釜山首尾將五歲如鷲鳥之匿形測之者曰倭初因根朝鮮故輕入不反兵後朝鮮殘破無見航倭雖六十六州實止及中國一太省徵輸猝難取給

航海運糧風不利俟粟支一年有進無退或曰沈惟敬許倭七事約割忠清全慶三道朝鮮王親往謝小人辱國所許至有不忍言者倭主獲全算可無戰或曰倭懲平壤挫銳情封貢以愚我撤兵取勝十全釜山南連對馬北通全慶東有東萊机張西生琳卿五浦爲之左臂西有安骨加德熊川森浦巨濟閑山德橋金海竹島龍堂爲之右臂聯絡犄角可攻可守倭因講暫退以愚我援兵盡撤乃借覈朝鮮負約杖箠立定凡此皆倭得策也我以樓船橫海之師四將軍二十六偏裨費金錢數百萬竟收功一死關白天方贊我倭小醜何能爲一時

文武大吏幾貪天功矣。蓋強人意，惟平壤一捷而奉以封貢，敗豈所謂進銳退速者耶？○或言倭入貢以刀扇小物，規大利，惟申海禁，導祖訓，絕勿與通。倭入犯視風，風自東北，則犯大小琉球；風自正北，則犯廣東高肇；風自東北，則犯福建溫台；風自正東，則犯浙江；風自東南，則犯淮揚登萊；風自正南，則犯遼陽天津。若朝鮮折而入于倭，王京之漢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江淮平壤之大同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登萊義州之鴨綠江不百里入海，可窺天津而陸由義州窺遼陽，曾不尺咫，往替董劉黃裳疏曰：遼東一溝外，卽虜一江下，卽倭可塞。

心哉。可寒心哉。

外史氏曰。今稱倭強大。與虜敵。然倭以海爲穴。并險爭
衡上國。于勢不順。而智多出于蠶食。往啗朝鮮。中朝
經畧數歲。訖不得要領。或謂闔白忌清正世臣。借兵事
出之全慶間。姑冀以弄臣行長。坐是款戰互異。不其然
與。琉球受脅。而閩浙爲震動。將憂豈在朝鮮也。余嘗策
倭非有大志。必不越海。生心封畧。唯窮島素詭。我子女
玉帛。而奸氓又潛爲勾引。鋌而走險。憂方大耳。海禁萬
不可弛。人亦有言。急之適以生變。緩急操縱。消釁未形。
在當事善自爲謀矣。

出征
東考

吳郡崑山邑庠生李文詠，素性孝友。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父原任沂水縣知縣李大經獨寢書室，陡然發火。文詠臥室與父懸隔一堵，驚號悲救，突入抱父斬以俱出。而炎燎燭天，棟桷盡覆，橫身翼父而竟不得免。父子俱遭煨燼，僕李安目擊其狀，夜半火息，檢撥瓦礫，見父剩全屍子餘半腿。時督學御史陳子貞嘉其殺身成仁，殉父全孝，疏請旌獎。

出題

庚子

卷之二十八

正月五日，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備楊惟忠擁兵二千，以勢不敵，先期托言議事往鷓鴣溪，止士官安民志部卒五百拒守，被擄，吏目劉玉鑾妻子並死于賊。

龍泉，係思南石阡咽喉，一失則婺川孤懸，賊方移兵進攻，聞蜀金竹官壩警報，回不果。

金竹官壩，在思南信地。

石砦宜樵馬千乘軍鄧坎，賊乘懈，于三更時衝劫，我軍堅壁，至黎明奮擊，連破金竹、青岡、箭虎、跳關七寨，酉陽宜撫冉御龍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棄龍泉。

序不
次

三十一

道。蓋二捷有以牽之矣。初洪邊宣慰宋承恩、勝應龍、黃女貞、惠反、龍反、承恩得請兩臺絕婚。黔撫臣今率土兵三千協守烏江、桃子營。至是應龍遣楊珠等輕師遠襲，却苗園中。時二月七日也。自徂冬至二月，所謂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兵，至者踵背相屬。土司如西陽、石砭、永寧、天全、鎮雄、平茶、邑梅、水西久在防守。烏蒙、施州散毛、容美、永順、保靖、烏羅、獨山等先後報至。總督乃分爲八路，蜀分四路。一、綦江，以原任總兵劉綎將叅遊麻鎮等謀之。督以叅政張文耀、一、南川，以總兵馬孔英將叅游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謀之。督以僉事徐仲佳、一、合江，以總兵吳廣

將游擊余世威等謀之督以叅議劉一相一永寧以原任副將曹希彬將受吳廣節制叅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之督以叅議史旌賢而中軍率標下游兵策應川東總監以叅政張棟川南總監以叅政謝詔楚黔亦分四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流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叅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瓖臣等由泐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而偏橋分兩翼統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玘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遣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督餉紀功烏江則叅議梅國棟等

漢則副使洪澄源總監以按察使楊寅秋興隆則副使尤錫類監以參議張存意而白泥督餉以參議唐啟東紀功以副使王應霖龍泉督餉以副使陳與相紀功以副使路雲龍監以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榮其黔楚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支河大移沅州部界已定總督大集文武于重慶盟神作軍誓登壇慷慨期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兵約三萬出師之盛近所未有先是蜀王壘山忽襲會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曾未再浹旬而綦江捷至綦江自東溪入播並峻嶺茂箐楠木山羊簡臺等峒奇險爲賊目穆紹等盤據劉將軍縱于十五日進兵連戰

破三峒

三月楊朝棟等統苗款萬分三路迎敵鋒銳甚我師夾攻數陷陣朝棟大驚潰圍走幾爲我獲始於茶江諸苗自分往脣城罪不赦又賊忌疑威名與首挂其鋒屬親子悉勁兵間道相角曰爾破茶江馳南川盡林積聚渠無能爲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胆破益爲守禦計矣而諸路捷音相繼南川則酉石二司先登初八日遂尅桑木關烏江則壩陽永順兵先登十一日遂尅烏江關翌日尅河渡關陳將軍璘及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拔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國賊連敗乃乘隙出奇兵前突烏江詐水西龍澄會哨益誘

水西文紀
紀本李師
聖天

永順兵斷橋港死我師無算

上怒童元鎮失律逮至京或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諸
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恨二十六日賊託田氏
修好賄澄澄斬其使治兵相攻安藏臣亦執賊二十餘人
明不肯漢自是二氏交絕劉將軍縱戰九盤以二十九日
入婁山關是爲賊前門萬峯挿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
攀藤魚貫毀柵入

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
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將軍親勒騎衝
堅以游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分兩翼追奔至養馬坡與

南川永寧路協攻連破龍瓜海雲險固且壓諸龍岡而海龍圍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也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陳將軍璘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圍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滾岡至大水田然桃溪莊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國死守每路通降文誘我師總督檄賊詭降卽斬使焚書無爲所紿虞緹與應龍舊檄無通賊緹械其人自明而吳廣以初三日入崖門圍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卻之微利欲受降弛攻賊詭令婦人于國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爲應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接兵不動已覘知田氏詐降殺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

攻圍以火砲擊死。所謂楊珠也。珠勇善戰。既死。賊慟如失。一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入路。兵大集。圍下。從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崖知兵在頸矣。會總督聞計。既而草檄愈治。軍念賊圍前陡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以勁兵一枝壁其前。餘併力攻後。圍營中。或言水西通賊。因移令退。割水西懼曰。吾不爲亡。擠續也。與鎮雄引嫌。先以五月念八日拔營去。時久雨。士苦馳淖中。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將軍挺身先士卒。遂破土月二城。應龍窘。是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其壘。見四圍皆火。燭天。

彷彿長嘆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若矣翌
日凌晨我師遂登固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倉皇同
愛妾二闔室縊且自然吳將軍廣獲首子朝棟及妾田氏
急覓屍出焰中廣中火熾失聲幾絕頃而甦總計山師至
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
百餘人檻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計賊去歲
破碁江亦以是日天道好還良不誣云總督露布以聞疏
首述劉將軍純功冠軍而司李高折枝以書生請自將土
漢兵爲南川將士先入關最早尤雄偉不羣

征播考

京省主試官順天張子楊道賓修撰順天峻應天諭德黃

汝良中允莊天合浙江檢討劉生申兵科左給事中桂有
根江西編修楊繼禮戶科右給事中姚文蔚福建檢討朱
國楨兵部主事吳用先湖廣檢討沈淮兵部主事張其廉
河南吏部主事倪斯蕙刑部主事陸應川山東工科左給
事中張問達戶部主事鮑應鰲山西刑部主事李叔春工
部主事應汝化陝西戶部主事江中楠行人胡國鑑四川
戶部主事楊一葵兵部主事趙拱極廣東兵部主事沈麟
祥工部主事張嗣誠廣西刑部主事施爾志中書舍人柴
大嶺雲南戶部主事魯點評事蔣之秀貴州工部員外黃
士吉行人王孟震

增監生中額順天十五名。應天十名。不爲例。中式解元。
順天趙維宸。應天李胤昌。浙江葛寅亮。江西江和。福建周
起元。湖廣趙嗣芳。河南荆時薦。山東徐光前。山西馬呈德。
陝西劉宇曜。四川丁紹春。廣東關憲曾。廣西毛文沛。雲南
蘇鴻貴。州張文星。極一時人文之選。而趙聲名尤盛。竟不
得一第。士林恤之。

八月撤回留守朝鮮兵。先是朝鮮王請留水兵三千。止認
本色口糧。至是歲遂得。旨盡撤。經理疏善後八事。一選
將以朝鮮右文將宜博抹。一練兵。麗人營悍耐寒苦。而長
衫大袖。非甲冑制。一守衝要。朝鮮三面距海。釜山與對馬。

相望揚帆半日可至東入机張蔚山西入關山唐浦釜所
必經我登釜山瞭望如指掌而巨濟次之宜各守以重兵
一修險隘朝鮮王京北倚叢山南環滄海稱四塞而忠州
左右烏竹二嶺羊腸繞曲真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踰向
倭守此防我南渡而副將吳惟忠孤軍久戍倭不敢窺皆
得地利也今營壘遺址尚存亟加修葺一建城池朝鮮入
道十九無城以避地爲便而平壤西北鴨浪二江俱南通
海倘倭別遣一旅占據平壤則王京聲援旣絕腹背受攻
一造器械倭戰便陸不便海以船制重大不利攻擊令淮
福號造千百艘爲奇兵而添造神机百十火箭一訪異材

野馬島
方終不可

朝鮮俗貴世官賤世役如錚錚自負不宜一切錮之一修
內治國家東南臨海登族門戶鎮江噤喉應接宜添不
宜撤自此以後對馬島倭酋智正稱倭將平調信島主平
義智意時刷還所擄諸和蓋對馬地並山岡不產五穀向
資食米朝鮮自倭掠後絕關市生理薄百計脅款朝鮮王
請裁天朝且乞量發水兵協防不許出社
東考

未舉

光廟方出噤甚郭明龍充講官最科深且長既入大言天
寒如此勿論

殿下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卽如我輩辛苦讀
書得此一官忝清華列禁近亦是天上人若中寒得病豈
不屑越太甚喝班役速取火禦寒氣時中官各圍爐密室
特無人倡率不敢明用聞郭言盡檢出奉
光廟環向始覺煖適怡顏完講事

上聞亦不罪也郭後最受眷

朱平注

十二月獻俘闕下大司寇請剉應龍屍釋朝棟兆龍等
市梟示各夷并戮田氏馬千駟其宋承恩以先絕姻釋勿
誅

獻俘之日寒甚百官禦裘宜畢因大呼拊扛每囚一錄

尉外毀以朱衣朱巾名曰單甲一官押之十人又而扶
且推之出西長安門夾道觀者無慮百萬車擁轂擊大
司寇督至西市僅二十里日晡方達比行刑近昏黑矣
擒入楊氏八百餘年至應龍凡二十九歲始以其地分
爲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一真
州改真安州卽古珍州縣四遵義綏陽並故縣桐梓舊
爲夜郎縣仁懷舊爲懷陽縣平越領州一黃平改置州
爲川貴要區縣三涓潭餘慶而甕水重安合爲雍安縣
龍泉所改縣屬石阡又專設播州兵備使駐遵義置威
遠衛建學增驛鳥言卉服並洽華風矣其地西南左接

水西右逼永寧犬牙相錯水西向侵播州水煙天旺及

它阨脫頗衆蜀黔爭執經界數年始定

在播考

時司業傅新德奏請易孔廟以琉璃先是曲阜廟秘于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大備元凡三修洪武初改建國學于鷄鳴山下卽六代樂游苑亦古戰場也分爲二東則小校場西則學基學舍隙地中萊佐飲食之用五年文廟成太祖視學釋菜七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衍聖公賜語如一品法頒大成樂器于天下舞用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累朝列聖登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遊豆十二重建正殿

恆爲九間樓閣門簾皆廊其制弘治十一年廟災學士李
傑祭告發帑金十五萬守臣重修十七年告成大學士李
東陽致祭簷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入廟清肅莊
嚴遠非佛宮可擬相傳費至三十萬萬曆己卯撫臣趙賢
重修甲午撫按鄭汝璧連標等復開堯城重門以闢神路
是年易以琉璃奕然一新矣

出小品

辛丑

萬曆二十九年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馮琦掌翰林院事禮部侍郎曾朝楫充主試官取許癸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以誠王衡曾可前等及弟山身有差考選庶吉士二十二入項鼎鉉王陞李胤昌錢象坤許癸王元翰王基鴻袁懋謙雷思霈龔三益駐石呂邦煊公卿曹六德鄭以偉薛三省陳宗器蔡授中戴章甫朱憲文在茲焉奕垣以吏部侍郎馮琦禮部侍郎曾朝楫教習以禮部尚書朱虞爲東閣大學士

關臣趙志皋致仕

秋奴兒哈赤請補雙竟時奴兒哈赤日益強藩有并海西
意而北關那林字羅與南關猛骨字羅方謝于關猛骨不
支以子女質奴酋請兵那林字羅恐布飛語謂猛骨且執
部夷以激怒奴酋奴酋果信其言且心欲收漁人之利遂
執猛骨字羅置寨中盡掠其資尋証猛骨姦妻法賴射殺
之留其妾松代速代 中朝宣諭則願歸猛首次子革把
庫及部夷百二十家願以女女猛骨字羅長子吾兒忽答
于明年三月受室送歸寨至是奴兒哈赤于撫順關外刑
白馬誓撫忽答保寨那林字羅亦歸原撫勅書六十道請
補進雙貢如故事而吾兒忽答陽以撫養旋熙建州寨南

關不絕如綫北闕那林孛羅自羊骨乃約婚西虜罕賽自
托奴酋益旁嚙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矣

冬冊立 元子爲 皇太子時冠婚並舉翰林院檢討沈

淮撰元良頌曰皇矣維明奕世載京有命自天繼繼承承

于天受命 皇祖之命綠字金書殷祥夏正建國于常覽

本于初有昭天序罔昵或淪 列聖繩哉順叙時敷罔訛

罔敷以借恭符 肅皇天授在宗載統於穆 莊考元龍

垂拱成稽天若以勤以聳篤生 我皇百祿是總皇建百

祿肇禋有穀思皇朱芾既仍且淑二紀密清一周冲穆理

枝載繁振振僕僕有僕斯何本茂枝多 皇儀惟一而心

孔嘉。皇揆于正。主器非他。一索自天。受命是宜。皇言作令。爰有定命。宗臣休臣。不應後正。皇慮塞淵。匪爾聽望。繹訓審時。于惟邦靖。周爰是謀。惟公惟慎。萬禩之基。頌印茂舉。既昭既賁。上擇下孚。著龜具依。皇覽其同。協于穆卜。敬愛式金。溫清裕玉。時見五稱。日朝三屬。展也國貞。元良允托。乃應昌明。臚于寶冊。于廟于郊。自公載錫。見于官庭。以明邦國。爰敬東明。榜銀縷碧。皇謂元儲。爾賢能繼。資爾元良。式惟主器。象輦貽安。龍樓表貴。爰建二王親親相暨。太子受冊。祇祇威威。孝敬罔缺。友愛且怡。明德麗。父瞻文得師。前星朗照。太一紫微。紫微帝居。明星

爛如乾心洩洩純嘏方初。皇帝萬年。皇儲萬年。其
惟何天保有祐亦曰吉蠲。百神爾主。皇帝萬年。皇祖
福女其福惟何天錫仁慈。

兩宮聖母並奠坤維。皇帝萬年應地無期應地惟何思
齊有繹有嗣徽音期男則百。皇帝萬年乾清坤謐清謐
無疆載錫之光神堯聖舜萃于一堂式校陶家以畜萬邦
小臣作頌曰紀太常。

冊封 福王、 瑞王、 惠王、 桂王、 恭上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徽號群臣奉表稱
賀。

存問在籍間臣申時行 勅曰卿等贊襄密勿輔朕有年
前屢有疏揭勸朕冊立朕志已定待期舉行但因賁直沽
名之輩屢來激沮故從延緩知卿等忠言至計尚轡于懷
今元子氣體克盈學業精進已冊立爲皇太子冠婚並舉
暨諸子封爲福王瑞王惠王桂王率文武百官奉冊寶加
上

聖母尊號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國本已定
慶溢官庭念卿等家居係心良切茲遣官齎勅存問仍令
該布政司官辦備羊酒花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一同持
送以示優眷卿其加餐自愛特諭知之。

壬寅

萬曆三十年

三月在籍閣臣王錫爵謝存問疏曰茲者伏遇

皇上以冊立冊封禮成加上

聖母徽號因降勅諭遣刑部員外王玲齋至臣籍存問

恩賜寵渥臣謹望闕恭謝外伏念往年儲宮議起雖

嘗從同官反覆疏揭不過卽

主心自定
以爲人臣
可以居功

皇上長幼定序一語次第敷陳臣等原無更端自出之見

可市爲名者旣蒙屢旨渙頒吉期可待臣等又原無有

餘不盡之忠辭而未伸者今日之舉如天自清如日自明

又如震雷一發而萬疑萬謗渙然氷釋以臣之愚越在草

野但有傾耳下風伏膺 明信已耳其他尚何容贊一詞
獻一曝而以勤 九重萬里遺替奔履之思金莖玉露之
賜乎伏惟天地之恩非環草可酌腹心之感非披瀝能盡
臣之所願惟願

皇上弘錫孝類大庇恩覃推此不遺舊臣之心因并推舊
臣感恩圖報之心凡事爲狂愚激聒有所欲行欲罷而未
果者一切示人以日月之明四時之信則臣區區私祝之
忱也

湖廣進鮮粗惡 詔奪布政使程正誼官

湖廣進魚鮮始于成化七年鎮守內使初止二千五百

斤十七年以後增至三萬斤用船十二隻皆布政司進
獻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內官造辦如七年數船止二隻
至是則又屬之有司而數之加增不必言矣嘗聞劉侍
御巡城禁鬻蝦蟹螯蟹之類一日御膳中有蟹焉
上問劉御史禁此何處得來侍者以郊外對

上曰今後勿復進毋犯御史禁也可見聖明一予一奪
皆政體所關非徒以嗜味爲喜怒也

針砭

癸卯

萬曆三十一年

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勅封琉球至丙午年方歸。
舊歲壬寅當封請于朝時主領封之說不從至是始遣
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船上
下適均出入甚便至其中者八牕珍寢開爽明豁直若
浮屋然不覺其爲船也此則船口與船面平官艙亦止
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艱于出入而雖啟牕亦若
六中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
前後艙外猶護以越波板高四尺許長一十五丈濶二
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爲二十三艙前後豎以五桅大

桅長七丈二尺，闊六尺五寸，餘者以次小而短，舟後作黃屋二層，上供詔勅，中供天妃舟之器具，舵用四副，其一見用，其三防不虞也。槽用三十六枝，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錨四，約重五千斤，大棕索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船大故，運舟者不可得而小也。解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登岸也。水四十櫃，海中惟甘泉爲難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紅布爲帷幔，五色旗大小三十餘，而刀鎗弓銃之數多多益善。佛郎机亦設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正副使各用一船，後從陳侃之奏，共一船。

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蕭雲舉中允翁正春應天諭德陶
望齡中允周如砥浙江檢討高克正戶科右給事中梁有
年江西編修郭涓吏科右給事中陳治則福建編修陳之
龍工部員外李之藻湖廣檢討孫如游吏部主事董復亨
河南尚寶司少卿趙標兵部主事王一栢山東工科右給
事中宋一韓兵部主事徐鑾山西吏部員外王士騏戶部
員外李作舟陝西刑部主事賈兆元工部主事馬從龍四
川戶部員外江盈科主事崔師訓廣東兵部主事龐時雍
中書舍人呂圖南廣西兵部主事沈光祚行人謝廷諒雲
南刑部主事程寰大理寺左評事姜志禮貴州兵部主事

朱化孚行人張國儒

是科各省解元順天沈朝燁應天王納諫浙江陳萬言
江西龔而安福建林欲楫湖廣郭士望河南候應琛後
俱成進士並有才名

十二月妖書事發

上怒甚中外危疑幸

上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皇太子太師諭曰哥兒汝莫
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晏些開門早些關門仍遣

司禮監田義傳諭內閣我今日親朝

聖母回宮就宣皇太子在啟祥宮賜皇太子慰言及戒諭

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捏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拿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着閣臣擬馬慰旨安慰教訓你又戒諭內外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宜你來面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官安心調養用心母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送至殿簾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瓶傳與先生知道

甲辰 萬曆三十二年

叙平播功

正月叙播功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
衣衛指揮使貴州巡撫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
偏沅巡撫江鐸贈兵部侍郎各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
事湖廣巡撫支可大復原官廕一子入監總兵劉綎陳璘
並陞左都督廕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英授都督同知
加定職二級世襲吳廣李應祥子並世襲本衛正千戶李
應祥贈左都督餘陞賁有差已故監軍司道張棟楊寅秋
各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安疆臣瀧澄母屈氏各賜金
紵絲表裏前兵部尚書田樂廕一子世錦衣與戶部尚書

陳渠趙世卿等各賜金幣新總督王象乾賜金并飛魚服
署本兵刑部尚書蕭大亨改兵部尚書于原磨加級世襲
賜金蟒職方郎中申用懋候巡撫缺推用前連治總兵童
元鎮已謫戍得開伍

議者以國家用兵西南夷未有大得志者也 國初傅
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言防守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
十五萬轉餉半天下而罪人終逸嘉靖初思田之役以
剿始以撫終至今爲諸夷口寔是役征調兵凡二十萬
出師南踰百口計三省征剿防守約二百萬而逆酋授
首關要荒爲郡邑遂爲西南一大奇捷非

皇上獨斷督臣宣力當不至此

或曰應龍井底蛙耳何能爲獨不勝匹夫之忿與其屑
爲難徂于中朝宣論故轍時繫時釋時勦時撫一逞千
白石再逞于飛練三逞于葦江以爲漢終不奪我捕事
無過一撫完局乃敢螳臂當車益至天兵四集而首頓
足知悔晚矣檻虎阱猿死不擇音然猶竭天下之全力
環而攻之以山壓卵其愁不尅而我亦已疲甚事莫不
罅於微而成于激方首雖伏以一太守單騎幸臨皇慈
請罪及其鴟張以八路五將軍之師相持數月殺人如
麻僅乃尅之誰生厲階得不償失蓋考楊酋察其終始

信怨毒于人爲甚也。首始囚繫重慶踰年，弭耳乞憐，豈有意反者哉。

皇上至仁且武，方命再三，赫然徂征，貪功妄殺，自始用兵。

已，惓惓申飭矣。初賊已破綦江，僞軍師孫時泰說賊欲

圖大事，先取重慶，直搗成都。虜王入營爲質，時蜀無重

兵，鼓行而前。三巴且幾不守，幸賊自顧巢穴，計不出此。

我得乘間厚集王師，及川兵四路入關，賊始悔失策，歛

兵一處，殊死衝突，已無救于滅亡。掌大蠻崖，狼天作仇。

覆不旋踵，豈非天哉。國家十餘年間，更三大征，千里

轉餉，西事凡費二百萬，東事首尾七年，踰七百萬，是役

亦踰二百萬而調兵獨最廣。疲中國空內帑以事烏夷。
猷夷白骨山積。海內騷動。計非王者得已。而或者猶侈
言開疆斥土。以播駕說。抑獨何與。以上征
考

二月會試。以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朱鼎、掌翰林院禮部
侍郎唐文獻充主試官。取楊守勤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楊守勤、孫承宗、吳宗達等及第。出身有
差。

自設科以來。未有前科進士。次科登鼎甲者。自宗達始。
庚戌則馬之驥。此榜少年十餘人。余家士茂叔亦列焉。
然嘗稱萊陽朱東莞李尤少。而李僅十七。未娶。兩公莫

才妙齡一時盛傳其異。後皆以治行顯更不易云。李諱待問。宋諱繼登。

考選庶吉士二十二人。駱從宇、丘士毅、周炳謨、王縉、鄧渥、魏齊微、劉士驥、黃立極、王家植、徐光啟、韓文炳、黃燠、汪元極、唐之夔、江漸、來宗道、姚士慎、黃炳儒、梅之煥、張鶴、陳五昌、彭淩霄。以吏部侍郎周應賓、禮部侍郎唐文獻教習。

時文淵閣失印復鑄。而閣權始日輕。南中魏國公賜第燬而復造。失太祖御筆甚多。而勲戚口就窘迫。至有投河死者。兩事關繫。獨在閣臣勲臣已乎。出小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世宗龍飛。升

州爲承天府，營造宮殿，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創下城，西
闕土下有積石甚多，取爲周垣之用，恰相當最後得一
石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
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衆譁呼以爲武穆露形
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
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冕迎之而入，守者
驚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征
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
秀才錄之。朱平涵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之，追維其
故，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酣此願矣。大約明神再生，必

有奇績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于土木客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國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賞受汝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

出小

岳王墓木皆南向同知馬偉取檜折幹爲二植墓前名分尸檜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爲檜檜妻王氏万侯島三像反接跪墓前萬曆中兵使者范淶增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沉張俊王氏兩像于湖移泰万二像跪于祠前

出小

天啟
生

乙巳 萬曆三十三年

皇太子第一子生是爲

今上天啟時十一月十四日也

帝喜得元孫 諭禮部尊 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爲皇

貴妃 皇太子正宮封妃餘皆才人俱皇明典禮一書所

載內閣揭稱閣部無此書當令搜覽得 旨各降一部爲

定式

南京吏部葉向高等公疏 上賀曰竊惟 聖神有作功

與德以並隆祚胤克昌子因孫而益衍故螽斯麟趾式昭

有道之長而鶴禁龍樓載篤無疆之慶恭此 文孫之誕

帝曆之綿延恭遇我

皇上深仁必世駿烈同天長樂尊崇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承華垂裕惟成正罔缺而啟後人多福多壽而多男三應華封之祝重輪重輝而重潤兩看離照之明爰自元良冊立以來以至大婚禮成之後青宮玄闕陶成玉祿之姿瑜珮細函嗣播葛藟之響屬皇天之篤祐肆宗社之垂休適當長至之期有此元孫之慶黃鐘和六琯一陽來復于斯時紫氣滿千門庶彙騰權于此日在皇上則子而有子罔熙朝間值之嘉祥在

聖母則孫下見孫尤振古希逢之盛事况慶源遠濬慈

聞之花甲初周而少海常澄奕世之銀潢未艾凡有白氣
莫不歡呼臣等職列留京情懸魏闕五雲天遠每翹首于
鳬越萬葉祚長欲齋心而燕賀追惟元子誕生之日曾
于詔書未到之先虔集群工恭陳微悃茲敬修平舊典庶
仰答于洪休蓋茂登孫枝寔九廟神靈之顯祐而欣逢
帝祉乃萬方臣子之同情也伏願益順歡心旁流濊澤
迓天休滋至匪獨樂于已而同樂于民貽哲命初生以遠垂
于孫如近裔于子則鴻基燕翼後錫胤于周京而甲觀畫
堂陋鍾祥于漢代此寔聖謨之所素祐而亦愚臣等不
勝倦倦者也

上諭

聖鑒事局六表。適合。皇孫誕生。尊上。慈聖宣文明。

貞壽端獻恭僖皇太后徽號。詔告天下。覃恩中外。

議從寬。莫新疆居民六萬餘口入內地。棄新疆爲縣。脫時

奴酋勢甚張。漸逼寬。莫李成梁再出鎮。乃有此議。已而奴

無足

速二首先後請金繒。卽于靉陽清河諸沿邊田土。灑派給

賞。總督蹇達。巡撫趙楫。布政張中鴻。及總兵李成梁等。以

招回華人叙功。并賜奴酋金。狹虜得賞。志益驕。逞矣。

歸烈婦陳氏卒。

歸烈婦者。太倉陳鼎彝之女。崑山歸善世之妻也。年十

九來歸而善世年十八二年而善世死方善世我輩諸婦曰爾母寡居無子我卽死喪畢爾自歸與母居養爾母婦泣曰妾無歸理吾卽死妾將隨君善世竟歿婦哭之頓牀頭劍拔劍欲自裁母抱持奪劍謂母曰兒必歿業已許夫死矣自歿宜歿者四無子宜死年少宜死舅姑老異日無倚宜死舅姑自有子奉養無須我宜死曰趣市棺我婦人死卽殯不可露尸母守之三日夜謂母曰兒活一刻卽一刻如刀刺願聽兒死侍婢以糜進不食則以置善世前曰君食則我亦食撫尸哭曰吾所以悲者非悲君也吾且慕死將慷慨然見君獨吾母老窮無

目關人飲
不得事以
是為以

所歸是故悲也。舍尸以玉珥。留一自舍曰。九泉之下。以
此為信。母見其志堅。不可奪。慨然曰。女。死。不過一時痛
耳。吾旦暮之人。適使吾無後累。遂母子相對。縫衣食治
殮。且市棺。善世。厥五日。婦沐浴。更衣。出拜舅姑。舅姑止
之。悲哀不勝。其從大母毛節婦周氏。十九歲喪夫。無子。
執志不移。事姑以孝聞。朝廷旌其閭。時年八十。舅謂
之曰。如汝從大母者。新婦所親見也。顧不足效乎。奈何。
欲走。婦曰。人各有幸不幸。兩大人皆老。新婦年少。歲月
遙遙。事變難料。新婦何敢望從大母。死決矣。退而復自
語曰。吾今日惟知不給夫以生。何心為名姑。謂母曰。吾

兩人何至立視其歿。必止之母出棺釘。握錚然擲于前口。視之女已如是。而謂尚可止乎。是夜婦自經于牀。喉間聲如鋸。母堅塞兩耳。臥嚙被流汗。他婦救之復甦。張目視救者。頻蹙曰。徒苦我。我終當死。明日日中婦寢以被蒙頭。伺人去。仍以被裹衣爲蒙頭狀。脫身縊。其辭舅姑也。襲衰其縊也。以殮。服時十月十四日也。婦之初欲歿也。勸者曰。盍從爾夫臨沒之言乎。婦曰。臨沒之言。非夫意也。去年里中某婦者。夫死。年少無子。而獨自居。守吾夫哀其志。謂我曰。不如速死。夫固已命我矣。其初婦激烈欲死。家人簇簇私語。咸謂不可。乃更小機。

繞乘寒製腰襪與諸親相勞勉款曲如平時初絕粒矣
臨浴乃更暖湯家人又簇簇私語曰今食矣婦自若也
疾而樂之綽有餘裕其新決蓋丈夫不如云此係子素
傳真是者

手

是年秋泰州天鳴累日聲如怒濤○鎮江華山忽裂下
視昏黑又鎮江以至宜興一帶天鳴如泰州○留京數
場夜聞星或墜地化爲灰或自空中分作三塊墜地有
聲尋覓無迹

丙午 萬曆三十四年

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吳道南、贊善孫如游、應天諭德馮大經、中允傅新德、浙江檢討蔣孟育、戶科左給事中蕭近高、江西檢討趙川光、刑科右給事中曹于汴、福建編修何宗彥、吏科右給事中翁冠祉、湖廣檢討張邦紀、兵科左給事中胡忻、河南吏部員外卞承憲、中書舍人吳亮、山東尚書司丞彭遵古、兵部主事張汝霖、山西交部員外陳采、工部主事馬天錦、陝西工科左給事中孟成巳、戶部員外朱鴻儒、四川戶部主事王畿、兵部主事胡來漸、廣東刑部主事張維祺、工部主事魏說、廣西兵部員外王舜堯、戶部主

事張鶴騰雲南刑部主事陸錫恩工部主事王宗義貴州
詳事周廷光行人張孔教

是科解元順天王獻吉應天鄒之麟廣東陳熙昌山東
李樸陝西韓繼思雲南賀文明貴州楊廷韶後俱成進
士而才名閎闊一時無與鄒陳比隆光

秋奴酋強勒清河沿邊參直復爭入貢車價諸征懷遠吏
始倉皇請兵設防而朝鮮亦報警海夷回波諸部落俱苦
之兵科宋一韓以弃地哈虜參劾李成梁趙楫等

冬長至日百官當詣孝陵上香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
有反賊萬餘人乘上陵殺諸司官據城倍號已閉九門

母得出、闔城洶懼、街市不見一人、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付應天獄、爲首者劉天叙、斷指挑膝筋、內外守備會鞠擬磔者七人、餘皆斬、奏聞得旨、不時取決、

是時句容道上行、人、長江中行、舟、絕三日矣、天叙、鳳陽人、與其黨三人、擡一小佛像、歷各鄉村募緣、得少錢米、若鞋線之類、妄言有法術、能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三生事、有納錢者、來生爲指揮等官、一婦人哭于陌上、呼而視之、曰、來生當爲后妃、遂携與俱去、行淫如是而已、南京衛軍某者、頗黠、欲誘而取之、禮爲師、請試其術、不可、因請、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數日、通之愈

書評窮乃謬曰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
際大亂相殺且盡各宜躲避何暇試法蓋借此將乘間
逸去也軍得其情卽告之操江豐城侯李李遣人告之
內外守備尚書叅贊俱會守備府既內懼且色動并告
者執之張大其事陳兵出入謂俄頃間發覺定此大難
封侯不足道其寔天叙等數人皆庸流下賤餘四十人
則南都某備路麪人也漸有覺者藉藉稱語時丁敬宇
方爲操江都御史兼掌刑部大理寺知其謀既得旨
下法司則丁爲政守備叅贊盛氣來言謀逆大夥不可
縱丁素和煦衆恐有所休不能堅持而丁更以婉行之

曰某不才事既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且毋動某不難屈膝以謝皆愕不能對而軍士乘機脅詐者無算訴者近千人悉緘其詞致之叅贊乃改擬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時天叙已死如法哀示而故事戍者必立枷時方霖雨枷大中橋不一久已有死者沙壅其屍俟滿日方埋丁聞亟往視召錦衣與兵馬官語曰如此十日必盡死朝廷開以生而我輩乃欲死之且以骨戍乎天日在上鬼神難欺亟搭薦蓋坐以蒲團湯沐飲食之餘人乃得全活

日本家康復奉朝鮮書拜尋盟并轉送據王京時發揚

鮮先王丘基賊僧松雲住探家康云壬辰身在關東不預
兵事關東卒無一渡海而朝鮮還人報頃倭諸島築城對
馬島以主和事獨獨役倭言和事不成則六十六州半築
城半往戰朝鮮朝鮮王以聞

上諭加意偵防而對馬島私款不絕

閩縣蘇夢陽以歲之丙午來司南都官獄聞前司獄孫
一謙之賢詢其向所行事一老卒曰孫君則善矣然官
竟何如夢陽曰善則善矣何官之云于是盡舉一謙所
爲踵行之而益嚴獄卒不使患苦諸囚又恐其夜虐之
而莫之知也則監置一鐐令曰有虐囚者同監鳴此不

鳴者同罪獄中肅然其他踐更稽察撫恤病苦法甚備
郎中沈琬嘗指獄戶語曰此故生地獄也蘇司獄去吾
不敢繫人矣舊時囚有死而無爲收葬者率置寶中羣
犬恣食之夢賜惻然適料囚米有餘卽白視獄諸曹郎
請爲權以待死者諸曹郎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宥
丁公時視秋官冢聞之喜甚益發衣絮諸物令夢賜給
施諸囚未幾轉粵東守禦吏目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冠
惟有王郎中紹先及蘇司獄耳惜也紹先死而司獄又
遠遷于是特獎夢賜資遺之甚厚王郎中乃萬曆十九
年所舉天下清苦以風百僚者今丁公以夢賜並稱不

某聞念經作佛者不爲福田吏目
病于是躋身之身年三十餘未有子以司獄俸傳不獲
家其爲吏目亦然蓋有志者也

出三司獄傳

葛紀瞻宣亮爲南祠部所領近畿諸判有賜田者籍
籍籍在則問租租在則問數清查勾剔與所在有司往
復甚苦既有籍與補墮廢約束僧寮秩然可觀以何爲
狂生所辱投効歸其素以職事或請囑相左者適在事
盡翻所爲今已蕩然矣

出小品